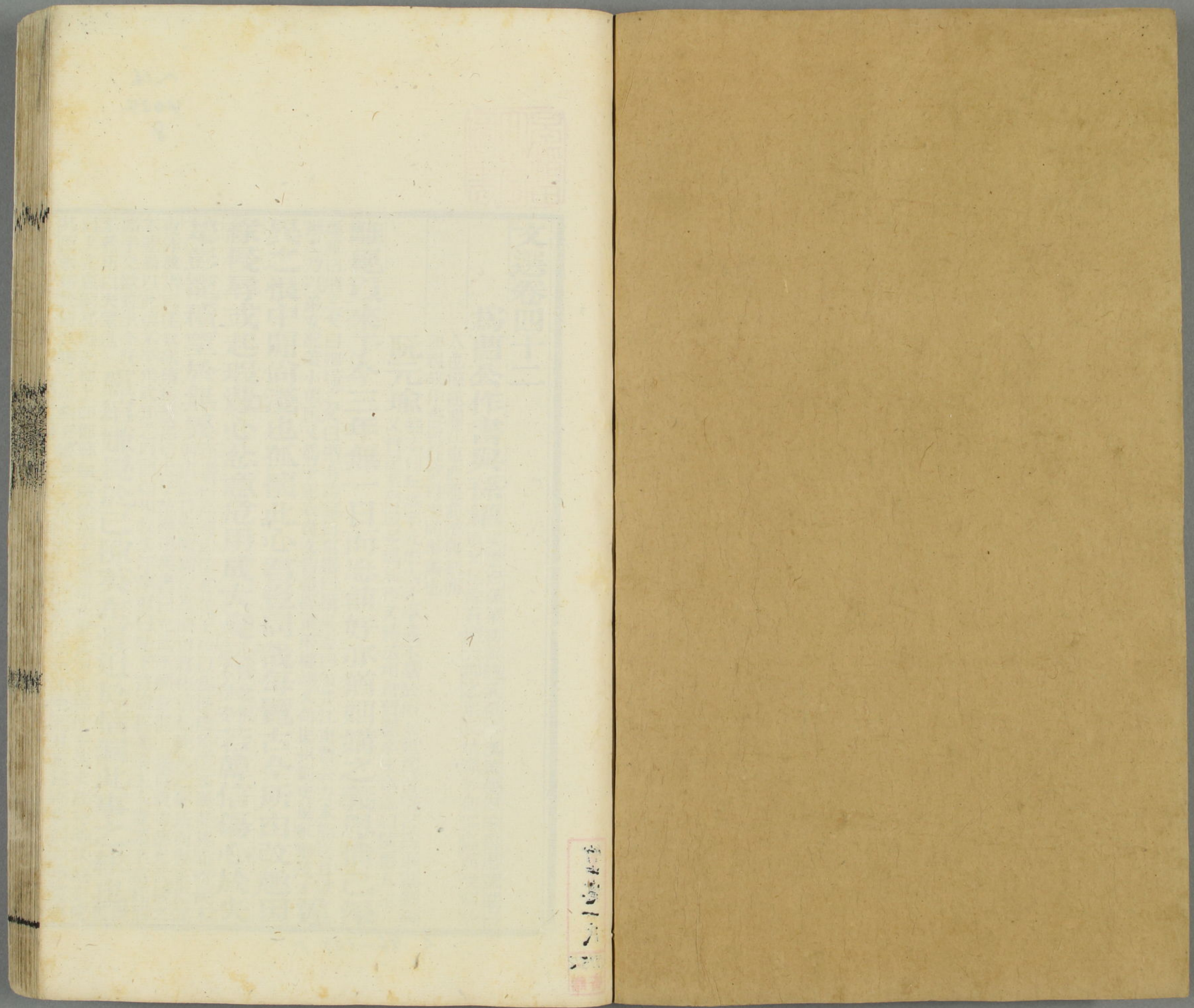


^ 16  
4034  
8





卷之六

八16  
4034  
8



文選卷四十二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策薨周瑜肅諫權曰承父兄餘資廉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彰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

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意不自安若韓信傷心於失

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

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

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青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

握手交歡竝坐今既盧綰嫌畏於己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

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

< 96-109 >

竹一氏  
1995.2  
寄贈

長王燕勝以為然無令匈奴兵擊燕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縮寤

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聞而陰使范齊之孫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其裨將降  
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謀稀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於是上曰縮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  
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劫郡警急賞  
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  
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

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

之奏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無匿

張勝貸他改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胡盧縮匿之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固非

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蘇秦謂齊王曰此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願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曰曾參殺人有人告曾參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

聞鄙諺曰盍為雞口不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強

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廷叔堅戰國策

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變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既懼

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

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

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道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

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而問其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

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二好謂婚姻

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

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

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

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言荊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其

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切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

已滅橫懼誅與賓客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

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是以至情願

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

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

今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

議者大為已榮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

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

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

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

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

北遊不同吳禍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

書諫吳王王不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見微知

著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

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

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

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

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

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

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

襄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

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

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

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

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

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

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

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

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

人婉猶親愛也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

為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

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徒諸名禍猶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但禽劉

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

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

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左氏傳曰秦飢

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

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錡行成願仁君及孤虛心回

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職有闕仲山濯鱗

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依豫章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

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錡行成

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職有闕仲山濯鱗

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依豫章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

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錡行成

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職有闕仲山濯鱗

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依豫章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與朝歌令吳質書

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爾雅曰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近孟子曰

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足下所治僻左書

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

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

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逍遙百氏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上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

彈碁閒設終以六

博

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碁子也

高談娛心哀

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眾也士眾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浮甘瓜於

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

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列女傳陶谷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

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

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

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

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

勞如何

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丕白

與吳質書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竝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

且也三年不見東山猶歎

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

毛詩曰我祖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

雖書疏往

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

酌流行絲竹竝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

當此之時忽

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  
 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  
 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  
 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  
 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  
 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  
 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其才學足  
 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  
 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投淚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  
 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元瑜書記翩翩致  
 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獨惜其體弱不足起

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  
 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子  
 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  
 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  
 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  
 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脈浮語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  
 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  
 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  
 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年一過往何可  
 攀援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苦夜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楚辭曰長呼



丕白

與鍾大理書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

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晉之垂棘

魯之與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璠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節厲義通乎至德竊見玉書

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

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

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

粟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

來孔子家語曰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高山景行私所慕仰

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

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

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君若飢渴待賢

近日南陽宗會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拈會

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

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家傳

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

周稱謂鄴騎既到寶

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

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繩窮匣開爛然

滿目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親希世之寶不煩一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

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

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

與楊德祖書

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數與修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靈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玉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謂操也崔寔本千里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為狗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

反類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師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論語曰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古臥若人辭不為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子戀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日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丁段割曰後世必有以色亾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摯虞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而好詆丁禮訶呼歌文章倚居綺撫之石利病說文曰訶大言也昔田巴毀又曰倚偏引也

五帝罪三王咎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

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祖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有徐劫弟

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

者甚眾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

息乎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切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

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咸池六莖

之發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

莖樂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

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匹

夫之思未易輕棄也匹夫之思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

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為也漢書曰揚雄奏羽

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戮力一心四子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

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

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

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

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

與吳季重書典略曰質出為朝歌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首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敬器頌曰雖燕飲彌

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

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

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

意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

子之知我

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傷若無人過屠門而大嚼疾躍切

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山

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曰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曰不

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西馳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曰閼伯實沈不相能后帝不減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思欲抑

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

汜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卻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汜天路高邈良

無由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

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答賓戲曰擣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申詠反覆曠若

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可令憲許記事切

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

子猶亦病諸論語子曰堯舜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

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豈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

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懸想足

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

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而行非良樂

之御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易民而治非

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願足下勉

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別題云

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懸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

耳應

耳應

耳應

耳應

耳應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眾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眾山之邈迤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月至于旬時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干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置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何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宋公富往之問術焉宋公告之曰子欲陳富當畜三牂於是乃適河大畜以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賈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閣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楚辭曰坐堂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贊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

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無馮諼火委三窟之效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者義爾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

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情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

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思投印釋

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對清醕而不

酌抑嘉肴而不享毛詩曰既載清酌又曰嘉肴脾臄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

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

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楚辭

秦箏而彈徽又曰墳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無賦曰燿華屋而煔洞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

使獻其白雉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賈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

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又況權備

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眾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聲鄭七子賦詩春秋

載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武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

蟲伯有賦鶉之賁賈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質小人無以承命又所答賦

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

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爾雅曰面慙曰赧此邦之人閒習辭賦

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訓以

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甄豐墨子迴車而

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

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眾不足以揚名

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眾一旅杜預曰一旅五百人也步武之閒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

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

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兩絆驥

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賈勰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

璩白昨者不遣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

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

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問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

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

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

於范武說苑曰必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

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楊鱗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

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鑿為綸芒針為鈞荆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

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職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

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攜壺囊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

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

猛狗迎而齧之人士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

故使鮮魚出於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

賡爵鄭玄曰今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

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

尚書之期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

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適值其方飲刺史

候遭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酒令刺史從後閣出去

徒恨宴

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曰問之於

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

禮篇客欲去歌之文類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追惟耿介迄于

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

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子也高樹翳朝雲文

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

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

方皇大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休公羊傳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

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休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閣有匪存之思風

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子田巷無居人又曰出其闔閭有女王肅以宿德顯

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

記梁商上書復起宿德論  
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

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塊然獨處有離羣之

志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雖羣索居亦已久矣

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才劣仲舒無下帷之

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

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左氏傳楚幸遠啟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

有似周黨之過平聲閔子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賈字仲叔與

夫皮朽者毛落周書陰符太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公曰春道生

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

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旱祈雨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鏹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

處涼臺而有鬱蒸之刺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

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土龍矯首

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

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

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昔夏

禹之解陽盱般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

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沛說苑曰湯

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吁音紆

文選卷四十一



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

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

於上帝民乃甚悅雨大至鄭音鄭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傳衛人伐

審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

然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子論語子曰起子者商也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閒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芒洛北大旱也禮記曰昭然若發矇矣如清

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風伯埽途雨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祭鬼神於太山之上

師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接武

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扶寸肴

修味踰方丈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逍遙陂塘之

上吟詠苑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苑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

日楚辭曰初秋蘭以爲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重書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

蒲且子餘讚善便嬛一絲稱妙何其樂哉列子管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弱弓微繳

淮南子曰雖有鈞鉞芳餌加以管何便嬛之妙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乘風振之連雙鷗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

高誘曰便嬛白翁時人也七發曰蜻蛉詹詹何之倫然便嬛即娟嬛也雖仲尼忘味於虞

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班

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來還京都塊然

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踟躕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子宅近市秋溢踟躕不可居思樂汶上發於寤寐

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昔伊尹輟耕到暉投竿思致君於有

虞濟蒸人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然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

記曰鄧暉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暉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暉喟

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樂而去堯舜也次都曰

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暉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

民墜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

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堯谷丹水所出管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

富亦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

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

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且宦無金張之

援遊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以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

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唯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

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

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

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倚棃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執其杖而耘止子

負擔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孝經曰立身行無

或遊言以憎邑邑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玄曰遊淨也不可用之言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

牧田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

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為朱明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自愛瓌白

文選卷四十二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四十三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浩書一首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移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難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守

便得之也言常怪足下何從而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

自得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事雖

自代弟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

言不知足下之情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足下傍通眾藝

與足下相知耳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

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羶腥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

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

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

豈敢短之哉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

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

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

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

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

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

窮則自得而無悶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

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子漢書曰上封良為兩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

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

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于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既學慕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為人英雄記曰向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

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徒冬切史記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大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

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放謂放蕩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

傷唯飲酒過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物不能傷也至為禮法傷唯飲酒過差耳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纔以相娛荒沈過差可不慎與

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繫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

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量也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

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酒四不足一獲遺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

避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

不置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抱琴行吟弋

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不得搖

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

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己為未見有

心順俗則詭故不情新序上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

聒耳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誼也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尚書曰一日

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

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

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不爵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

直以入蜀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迫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

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

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

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

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

樂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

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人敦髮文身已嗜臭腐養

鴛雛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

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高誘曰春秋傳曰外猶賤也

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已所不樂之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

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吾新失母

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

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

悵悵力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

悲也恨恨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

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翽翽適也音義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

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

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

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

而能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

此真所乏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若趣平欲其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

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列子

國有田父常衣濕臙至春自曝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奧室縣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

人莫知之以獻五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

嘗之垂於口慘 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孤負 願足下勿似之其  
於腹眾晒之 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 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

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 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易曰君子見機 而作不俟終日左

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

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偃公見楚 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 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 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反曹曹共 公聞其驂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載籍既記其成 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質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 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之孝經注曰引譬連 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不可則止無自辱焉今麤論事勢以相 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

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 而光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桓靈失德災釁

竝興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 詔策曰大禹能仁矣德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漢書杜文 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 民墜塗炭荼與塗古字通用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 使同貫利答實戲曰廓帝統

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 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 綱神武不殺者夫河圖圖苞 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 征討暴亂克盪區夏尚書曰用肇 造我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

集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 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 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士則

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 嶽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鄭史

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 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

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 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晉奪

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國語 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 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也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國語 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 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忿服也內傲帝命外通南



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

往來瞻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狍

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

王也山海經曰暘谷上有扶木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

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傳首師次遼陽而城池

不守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遠迹

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城固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論曰餘威震于殊俗自茲遂隆九野清泰

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

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曠世不羈應化而至

崔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交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魏魏蕩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巍乎其有成

功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遷江表吳志曰董卓引軍還住魯陽范

暉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劉備震懼亦逃巴岷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

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三江五湖浩汗無涯漢書

主領益州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八虜假氣游魂鳥魚為伍二邦合從容東

西唱和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子和汝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

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處泰山相國晉王輔

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文武桓桓志厲秋霜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廟勝之算應變

無窮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獨見之鑒與眾絕慮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主上

欽明委以萬機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勳欽明萬幾已見上文長轡遠御妙略

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架入其阻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愴乎鄰國毛詩曰架入

其阻哀荆之旅毛萇曰架深也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孫子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小戰江介

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

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

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

其眾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開地五千列郡三

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禮記曰拜

傳之西都賦曰魏魏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夫號滅虞亡韓并魏**

徒左氏傳曰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

**師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吳志曰交趾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諸使使如魏請太守

**及蟬蛻內向願為臣妾**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

**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

**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

**濟濟僑又盈朝**尚書曰百寮師又曰俊又在官**虎臣武將折衝萬里**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思復翰飛飲馬南**

**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謂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禮記曰聖人異

器械鄭玄曰器械兵甲也**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高誘曰春秋注太行山在河內

野王縣北**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尚書大傳曰濬決河洛於海**樓船萬艘千里相望**漢書曰江

船千**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周易曰黃帝堯舜剗木為舟剗木為楫**驍**

**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

再籍一**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老子曰愛

無知**崇城自卑文王退舍**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

乎**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詩

曰承言配命自求多福**蹙然改容祇承往告**漢書曰陸賈說尉陀於是蹙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追慕南越嬰齊入**

侍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北面稱臣伏聽告策**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

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

也**則世祚江表示為藩輔**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

**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雍益**

**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

卒虎步秣陵

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

羽檄燭日旌旗流星

羽檄燭日旌旗流星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

遊龍曜路歌吹盈耳

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

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 煙塵

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

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如其迷謬未知

所投恐愈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也竹用切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子慎其石苞白

所去就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一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

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聘西遊於秦遊於郊至

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唯唯而

肝肝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

兮噫顧瞻帝宮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遠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

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為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印為登

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

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

晨征

燕禮曰燕小臣戒盟者鄭玄曰警戒告語焉陳琳武庫車賦曰啟明戒旦長庚告昏 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

乃迴廳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

重阜之巔

毛詩曰鶴鳴九臯 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

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

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

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

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已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

道眾人莫不接劍也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華藕於修陵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氣暖處

好脩而游不用之鄉若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龍

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夫物不我貴則莫之

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飄颻遠游之士託

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前言之艱謂經迢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啟暉則身疲於遄征蔡琰詩曰暹

戢曜則情劬於夕惕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遠廓而無覩極聽

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

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

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思躡雲梯橫

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蕩北海蹴崑崙使西倒蹋

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劉駒駱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

九區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區子行三日不食有攸往鋒鉅靡加翅翮摧屈

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

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

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

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熒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

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親之

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遲之辭也伯之歸於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

其眾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上遲與伯之書

上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

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才為世出

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而應之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鸞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昔因機變化遭

遇明主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涉牙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立功

立事開國稱孤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朱輪華轂擁旄

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郡山祝文曰杖節如何一日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

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

漢書樊噲曰今天下有定又何憊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

流言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頓首

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獗至於今日志猶未已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令曰高

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

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

賊亦兩心上救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漢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

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即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

側子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二三談也長楊賦曰僕嘗倦朱鮪涉丁牒切

於友于張繡割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謝承後漢

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

同徒公破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

血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

流矢所中長子昂弟于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況將軍

慈父孝子所不敢割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中皆為割也況將軍

無昔人之罪而動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

文選卷四十三

遠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

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高

臺未傾愛妾尚在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毛詩曰青青子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佩紫懷黃

讚帷幄之謀魏書荀勗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金之乘輶

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清漢書注曰二馬為輶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

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將軍獨覲顏借

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毛詩曰有覲面目可馬遷夫以慕容超之強

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沈約宋書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

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

呼衍氏蘭氏後有須下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

氏此三姓其貴種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

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

文武之日偽髮益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

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為首國語伯陽父曰國秦王子嬰係頸以紐又陳湯上疏曰斬到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鷲巢於飛

幕之上不亦惑乎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

於疇日撫絃登陴婢移豈不愴恨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

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史記曰廉

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

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

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泣數下其僕曰

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

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司馬遷與任安

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

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司馬遷與任安

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

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司馬遷與任安

不念父母願妻子莊子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當今

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武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白環西獻楛矢東來

受化漢書曰夜即滇池皆椎結嚮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威王

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

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

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

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中軍臨川殿下何之元梁典曰高祖

王天監三年以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

宏為中軍將軍明德茂親總茲戎重紀河開王頤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

幕府不才忝荷戎重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尚書

信又治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顏延之和謝靈運

遲頓首

重荅劉秣陵沼書劉璠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葭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園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

莫傳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或自有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

微未沫味而其人已楚辭曰芬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

尚新宿草將列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泫然不知涕之無

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雖隙駟不留尺波

電謝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駒而過鄰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

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

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歿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

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若使墨翟之言無

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  
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歌而赴節 聖賢家墓記曰東平思王家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家上松  
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  
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有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但懸劍  
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  
空隴有恨如何 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  
以劍帶徐君 墓樹而去

###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劉子駿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  
黃門侍郎至中學校尉王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  
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 肯立左氏而又  
不肯與歆論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  
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脩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脩春秋春  
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 及夫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 論語識曰子夏六十  
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重遭戰國奔籩豆之禮

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  
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 漢書曰孫子兵法  
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 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

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於桀紂之行作  
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

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虛生為始皇求仙藥去始皇  
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

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 漢書  
叔孫通曰臣願頗采古禮

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 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  
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 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

胃武夫莫以為意 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  
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

人非絳侯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 史記曰伏生者濟  
南人故為秦博士

與灌嬰 南人故為秦博士



孝文聞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漢書曰秦燔書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得二十九篇也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成一經也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未有人得秦誓之因傳以教今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秦誓篇是也而無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十年章昭曰全經未焚書之主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三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

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亾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有百篇唯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

文選卷四十三  
左

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  
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  
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人可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  
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  
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  
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  
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  
齊學又曰施讐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  
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曰梁丘  
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  
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盍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今此數

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  
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馳煙

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楚辭曰獨耿介而

之矣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度白雪以方絜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

屣萬乘其如脫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

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豈期

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歧路也蒼黃翻

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

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勰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履

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舉天

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

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

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

宋也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

而後黷何其謬哉蒼頡篇曰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

載誰賞尚生子平也己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世有周子儁俗之士

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問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堂濫巾北岳偶吹即齊竿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

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其始至也將欲

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

往或怨王孫不游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卓長談空空於釋

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願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

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

遂負石沈歎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清漢書注曰騶馬以

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

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跨

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張英風於海甸馳

妙譽於浙右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

既斷酒賦無續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廣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

不入中牟

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傷

稼犬牙緣斝

不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尚

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啟刑書

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

文選卷四十二

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綏鷹賦曰陵高霞而輕舉青松落  
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廳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  
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迹蘭蘭佩也於是南岳獻嘲  
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禮  
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  
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  
制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拽而去王逸曰船舫也楚辭曰漁父鼓拽而去王逸曰船舫也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管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闕也說文曰肩外閉之關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  
尚書曰余心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皇甫謚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宜局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  
也以為汗乃臨池而洗耳

口杜安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暝瞻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  
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文選卷四十三 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文選卷四十四

檄

喻巴蜀檄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威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氏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夔犍之長言君者大之也夔蒲常效貢職不敢墮怠論語撰考識曰穿臂儋耳

莫不延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皆嚮風慕義

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嚮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道里遼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

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

軍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眾也與制謂起軍法誅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燧夜燔燧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攝謂張弓注

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

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

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如清曰析中分也白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

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

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曰枯骸收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

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身死無名

諡為至愚無名言無善名也諡猶號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

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

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

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

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檄以示

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使咸喻陛

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 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蓋聞明主

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

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

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 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為祟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

敢正言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

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漢書曰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碎彊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侯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章昭國語注曰季末也

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

宗 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謂明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養放橫

傷化虐民 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父

狗鴉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馬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抱音咆

高乞匄攜養因賊假位 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可與金輦

璧輸貨權門 漢書曰息夫躬交遊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貴戚趨走權門為名竊盜鼎司傾覆重器

子曰天下操贅閻遺醜本無懿德 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然肌贅假肉也贅之銳切肌音尤標狡鋒協

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 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

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 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

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 傳藥鍼謂藥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棄取用

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刃長揖而出遂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紹遂以渤海之眾以攻卓故遂與操同詔合

謀授以裨師

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

至乃愚佻短略

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也傷夷折劓數喪師

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

謝承後漢書曰袁紹被以虎文獎威柄

被以虎文獎威柄

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兖州

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太公金匱曰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

策注曰元善也張奐與屯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

魏志曰太祖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

滅之咎

其家臣贗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自是士林憤痛民

怨彌重

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

曰同聲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魏志曰陶謙為

相應

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

徐州刺史太祖

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

幕府惟疆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謂呂

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

故復援旌

謂呂

環甲席卷起征

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環甲執兵杜預曰

金鼓響

振布眾奔沮

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拯其死囚之患復其方伯之位

謝承

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兖州說文曰拯上舉也

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

後漢

造於操也

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

魏志曰董卓

安後韓暹以

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違離局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

廟朝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

洛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

而遷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

謂法亂紀也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臺御史為憲臺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宗亦族也

謁者為外臺

漢書徐自



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語曰宰予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百寮鉗口道路以目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

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

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

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

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

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

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

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帝寶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

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

政慘苛科防互設醫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

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

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

姦未及整訓鄭之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加緒含容冀可彌縫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

氏乎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之不可有輔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

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勳侯強寇

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

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魏志曰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

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

於是操師震懼晨

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大賢等遂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

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於是操師震懼晨

於是操師震懼晨

於是操師震懼晨

於是操師震懼晨

於是操師震懼晨

於是操師震懼晨

於是操師震懼晨

於是操師震懼晨

於是操師震懼晨

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雷于禁屯河上公軍官欲

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渡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大倉

以蟾蜍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子蓬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蟾蜍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靈折衝宇宙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

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勝良弓勁弩之勢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

濟深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

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

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酒寤兮若縱

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曰男女怨曠其餘宛豫之民及呂布

張揚之遺眾呂布張揚已見九錫文覆亾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尚

曰父師曰召敵讎弗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廣雅曰徽

通古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其解孫卿子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

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

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

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

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此乃忠臣

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

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眾

旅叛漢書以旅為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

州竝進魏志曰紹以中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

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

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  
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  
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卓陶謀虞云始造律時  
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  
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  
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 檄吳將校部曲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尙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  
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尙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  
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氏傳閔  
子壽之辭夫見機而作  
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見機  
而作不俟終日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  
慮也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  
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  
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  
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亾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

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  
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漢書音  
義服虔

毛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雜待哺曰穀郭璞曰鳥子  
須母食鄭玄尙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西京賦  
曰怪獸

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繫獲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尙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三苗苗  
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

旌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  
荀彘擊朝鮮朝鮮人  
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

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  
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

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

至鄧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員奔吳吳與地故  
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及其抗衡上

文選卷四十四  
七

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及吳王濞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驕恣屈強猖獗始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天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估富

**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

**軍瓦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反書問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

**鼻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脅**漢書曰吳王壯士千人夜以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脅矣給音殆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峙疆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鸛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鸛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然皆伏

**鉄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近者關**

**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屯潼關公敕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先以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伏尸千萬流血漂楸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楸

**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

**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竝為唇齒**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涼州

**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龍魯為鎮民中郎將漢靈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

**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

**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

**偏師**

涉隴則建約臯夷旂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軍入

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賈茂恃險不服攻屠之

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魚爛張魯通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弟衛夜逃魯潰走巴中遣人慰諭魯盡家

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賈邑侯杜

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

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漢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

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

商四民者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

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

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涓勳曰甚

之擊先高攫鷺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

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

而南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

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

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

將軍楊僕入軍於越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

萬里剋期五道竝入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

年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

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

而南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

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

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

將軍楊僕入軍於越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

萬里剋期五道竝入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

四道也樓船至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會稽五道也

**慙必當梟夷**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賦曰枝附

**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臣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

**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盧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

**張遼侯成率眾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廬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還討眭固

**薛洪膠尚開城就化**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洪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

**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向營未合向懼遣故

**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魏志曰向攻譚

**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與蓋有一名部烏合切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魏志曰公圍向營未合向懼遣故

**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魏志曰向攻譚

**審配兄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向

**既誅袁譚則幽州太守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魏志曰建

**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舉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

**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西京賦曰天啟其心司馬相如喻

**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

**之功享不訾之祿**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

**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

**惠**毛詩曰盜言孔甘**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標俱滅者亦甚**

**眾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

**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

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魯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於是

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且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家以

進軍到洹水由

降游與由同

城門內兵配逆戰

敗生禽配斬之

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

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事上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

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魏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孫

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

賊義殘仁莫斯為甚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平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

夫間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

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尚書曰伊尹去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

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

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

膺受多福係父子孫尚書曰永膺多福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

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

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及吳諸顧陸舊族

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

家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而並見

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斧相隨顛沒不亦

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鷓鴣

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鷓鴣

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葦折巢

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鷓鴣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鷓鴣立雀也荀

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

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眾無忌

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乃霸夫烈士奮

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

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策量大小以存易亾亦其次也漢書鄒陽上書曰

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戰國策魏魁謂建

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亾

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亾

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

**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手則斬手盡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

**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

**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忽朝陽之安甘折菘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

**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炎昆 **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

**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

**鍾士季**魏志鍾會字士季穎川人少敏惠夙成為祕書郎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

**武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有太祖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

**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

**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魏志曰明皇帝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毛詩序

**以顧懷遺志也**劇秦美新曰 **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主上則陳雷王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

**布政垂**

**惠而萬邦協和**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

**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毛詩曰因時百

**未已是以命授六師襲行天罰**尚書曰予惟

**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

**道竝進**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

**古之行軍以仁**

**為本以義治之**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曹操曰古

**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尚書曰式商容之閭散

**今鎮西**

**兩階七旬有苗格**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尚書曰式商容之閭散

**今鎮西**

**兩階七旬有苗格**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尚書曰式商容之閭散



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

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

之命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伐之命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

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英才與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

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

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

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

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

力待時併兵一向

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

魏志曰姜維越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

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

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

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

又曰姜維寇圯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

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鞀之音婉而鳴

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

比年以來會無盜歲

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征夫勤瘁難以

當子來之民

毛詩曰經始勿

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

述授首於漢

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

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

公所備聞也

左氏傳曰馬侯曰九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

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

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豈宴安鳩毒懷

祿而不變哉

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

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

弘寬恕之德

禮記孔子曰天無

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

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

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

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

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母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

國事

誕遂殺欽欽子鸞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鸞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

呂據據盾皆壹之妹夫也繇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盾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侯

而惡

殺

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琳誅滕胤

其攻已率部曲將盾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侯

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

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

國事

誕遂殺欽欽子鸞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鸞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

呂據據盾皆壹之妹夫也繇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盾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侯

而惡

殺

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琳誅滕胤

其攻已率部曲將盾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侯

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

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

國事

誕遂殺欽欽子鸞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鸞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

呂據據盾皆壹之妹夫也繇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盾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侯

而惡

殺

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琳誅滕胤

其攻已率部曲將盾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侯

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

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

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

況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見機已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

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

樂業安堵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累卵之

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

無及也並已見上文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

司馬長卿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紜湛恩汪濊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

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笮存邛服虔曰冉駝笮邛皆蜀

岷江本冉駝也毛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笮今略斯榆舉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音

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

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

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

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

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

笮西夷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多仁者不以

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附謂令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

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皆

人也在之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

也古蠻夷椎結左

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章昭曰粗猶略也祖古切蓋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民懼

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張揖曰溢也郭璞

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張揖曰疏通也灑沈澹災張揖曰灑分也章昭曰灑史紙切蘇林

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胝無皮膚

不生毛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腴腴理也章昭曰腴身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

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躡拘文牽俗應劭曰喔躡急促之貌也善曰喔音握修誦習傳當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鄧展子曰字詁云宏字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孟子

也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云

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

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

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

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

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

大旱之望雨

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曰賜風德宋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沫若水

論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

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

望雨

論語曰賜風德宋

漢書音義曰沫若水

張揖曰沫若水

張揖曰沫若水

張揖曰沫若水

張揖曰沫若水

張揖曰沫若水

張揖曰沫若水

張揖曰沫若水

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徼張揖曰徼塞也以木鏤靈山梁孫原張揖曰鏤通

平徼外出旄牛入江沫音妹徼柵水為夷狄之界徼縣屬越雋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

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梁遠撫長駕長駕謂所使疏逖不閉不閉爽闇昧得輝乎光明章昭曰智梅憤

不被壅閉智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以偃甲兵於此而

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夫拯民於沈

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

陵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

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然則受命之

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

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

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於是

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

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倣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

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四十四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四十五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答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彥升王文憲集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  
 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  
 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  
 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曾子曰聞諸夫  
子曰羽蟲之精  
者曰鳳麟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  
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  
 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  
 魚朝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  
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暴鬣於碣石莫宿於孟諸孔安國  
尚書傳  
曰碣石  
海畔山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尺澤言  
小也故非獨鳥有鳳  
 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  
 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喻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如清曰都謂居

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

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

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

失之矣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

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

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尙有遺行邪

遺行已見上文也

同胞之徒

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

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也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

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

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

得士者強失士者亾故說得行焉

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

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亾之秋也

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

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

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安如覆杯孟與杆同音于

天下均平合為一家

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列子曰揚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

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

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

文子曰羣臣輻湊

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

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

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

傳曰天下無害雖

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

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皋澤也苟能修身何

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於

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

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若鵠鵠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鵠鵠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

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

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纁以黃縣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

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檢身若不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

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蓋聖人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

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

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

胥史記曰句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句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

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

之下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

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乃罷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

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筵音管

張晏曰蠡瓢也文穎曰筵音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子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鼯音精服虔曰鼯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鼯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



曰靡爛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 并序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莊子曰：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

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子

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

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曰：印

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

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

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

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文也。說

文曰：扶疎，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命歷

正則天地八卦，孳無閉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蘇林曰：擢之纔為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落猶遠落，不諧偶也。揚子笑而應之曰：

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往者周網解

結羣鹿爭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

分五剖并為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國也。士無常居，國無定臣，得

士者富，失士者貧。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

以橐或鑿坏以遁。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雎入秦，至湖見

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避之，坏者來切。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著

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事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資以避下文也。頡頏苦浪切。孟軻雖連去聲

蹇猶為萬乘師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今大漢左東海

應劭曰會稽東

也右渠搜

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

前番禺

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蘇林曰番禺潘

塗

應劭曰漁陽之北界

東南一尉

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

西北二候

勒玉門陽關有候也

徽以糾墨制

以鎖鈇

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弩之微說文曰糾三合繩也

以倚廬

應劭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廬斬衰居倚廬

以詩書曠

以歲月結

以倚廬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

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

史記制通曰天下之士雲合

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

尚書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陶

戴縱垂纓

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晏嬰與夷吾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旦握權

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

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

乘鴈集不

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周熾

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子胥死而吳亾種

蠡存而越霸

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句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句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

五殺入而秦喜

樂殺出而燕懼

史記曰百里奚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

而危穰侯

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

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

不能安當其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

故世亂

則聖哲馳驚而不足

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

左氏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陸

平高枕終無山東之憂

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

左氏

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

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

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

或倚夷門而笑

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誠更還見嬴笑之以謀告無忌

或七十說而不遇

應劭曰孔丘也

或立

章昭曰笑人

或橫江潭而漁

服虔曰漁父也

談而封侯

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或枉干乘於陋巷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

卿故號為虞卿

周曰食邑于虞也

或枉干乘於陋巷

桓公見小臣稷

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或擁  
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

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當今縣令不請士郡  
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悅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

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行胡庚切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不  
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

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  
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

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淳曰周易云  
滿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光炎炎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惟寂惟

漠守德之宅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

何如李奇曰或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蠖蜒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蠖蜒鳴梟為鳳皇說文曰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

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

附音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君子去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

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徽索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

服入橐孟子曰魯肩詒笑劉熙曰晉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

也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

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韋昭曰曲上曰顛欺甚切史記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婁敬

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曰

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輓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胸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

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呂刑靡敵秦

法酷烈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漢書曰

何摺撫秦法取其宜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服虔曰慳猶繆也慳布迷切慳或作

繆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矣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宗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金曰碑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夫蕭規曹隨畱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

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隤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韋昭曰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日坻韓子曰泰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

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

壁於此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取榮名也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

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于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為第一拜司馬長卿竊貴

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僅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

丞曰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

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荅賓戲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興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

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

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

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項岱曰謂庖義堯舜文王

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后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亦云名而已

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矣如清曰唯故太上立德其次有功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而

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特彰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是以聖

哲之治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孔席不暝墨突不黔言昭曰暝溫

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暝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巨炎切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

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為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

躬帶絨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

華湛古沈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贊龍虎之文舊矣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

之盛久也贊其服切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項岱曰據舒也振拔滂塗跨騰風

雲說文曰滂濁水不流也塗泥也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

也爾雅曰震懼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項岱曰毫毛也潛神默記章昭曰

切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毫毛也潛神默記章昭曰

以年歲如清曰繼音竟之巨方言曰繼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

世劉德曰賈離也賈音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清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擿藻如春華章昭曰擿布也敷施

鹽鐵論曰文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上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

會之計使存有顯號必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迫爾而笑曰項岱曰

顏色之貌也讀作攸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閭道德之實守窳與之熒燭

未仰天庭而觀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與東南隅曩者王塗蕪穢

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驚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

橫於是七雄虺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關如虺虎項岱曰龍以喻

喻猛力爭不以任也遊說之徒風颭電激竝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其

間者蓋不可勝載章昭曰颭風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雲音睡爾之嘩說文標火飛

當此之時搨朽摩鈍鈇刀皆能一斷章昭曰搨摩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

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文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史

日秦昭王遣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開行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啾

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繩不正也因勢合

變遇時之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謫之事移風易俗垂迓而不

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

也命漂說羈旅騁辭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命謂之君命也善曰左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

伯之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據微

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據微幸而乘邪僻也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皆禍

盜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

君呂行詐以賈國服虔曰韓非設辯於始皇章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道其身乃囚應劭曰

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秦貨既貴厥宗亦墜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

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

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

嗣秦王薨諡為孝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竟飲酖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

弗德罔大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

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聖

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

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

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

玄德稟仰太皞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枝附葉著譬猶草

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盛也

仕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

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莖敦而

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

劭曰爾雅曰前高整丘如

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汎泉穴出穴出也汎泉正出正出湧出也賓曰若夫鞅斯之

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衰王霸起鞅斯說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

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

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涓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畝西伯將出占

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龍非龍所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

從容步遊下邳垠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皆

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

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

章舊聞揚雄談思法言太玄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

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又誤十

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

曰爾雅曰宮中卷謂之壺苦本切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休息乎篇籍之囿

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歎項岱曰聖德明

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

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乃文乃質王道

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有同有異聖

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

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神之聽之神

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

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

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

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

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媿之項岱  
望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隨侯之珠項岱  
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項岱  
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項岱  
不觀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  
蒼也項岱  
注曰音載據與據同謂之足載持之並京逆切項岱  
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  
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項岱  
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  
天隨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  
久而章遠項岱  
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  
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  
而隆也項岱  
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纏子董無心項岱  
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輪推巧於  
斧斤項岱  
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以其道傳羿項岱  
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班章昭曰推猶專也項岱  
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  
抗力於千鈞項岱  
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善相  
馬獲舉千鈞項岱  
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項岱  
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  
又況一斤乎項岱  
和鵲發精於鍼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章昭  
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章昭  
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買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項岱  
走亦不任廁  
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項岱  
服虔曰走孟堅自謂  
也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

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

鴈來禮記曰季秋之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應劭漢書

號曰樓船應劭漢書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吏女歌曰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

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荅子少壯幾時兮柰老何古長歌行曰少壯不

歸去來

陶淵明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

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不可諫來 寔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 迷途已見 已遲與陳伯之書 莊子謂惠者猶可追 寔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 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如今之所謂 舟遙遙以輕颺 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微 熹亦熙字也 熙光明也 乃瞻衡宇 載欣載奔 毛詩曰 衡門之僮僕 歡迎稚子 侯門 曰楚懷王稚子子蘭 三逕就荒松 菊猶存 三輔決錄曰 蔣三逕 唯羊仲求仲從之 遊皆挂廉 逃名不出 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 嵇康贈秀才詩曰 旨酒盈樽 引壺觴以自酌 眄庭柯以怡顏 陸機高祖功臣 頌曰 怡顏高覽 倚南窗以寄傲 審容膝之易安 韓詩外傳 北郭先生妻曰 今結駟列騎 所安不過容膝 食方丈於前 所甘不過一肉 園日涉以成趣 門雖設而常關 兩雅曰 之行堂下 謂之步門 外謂之趨中 庭謂之走郭 璞曰 策扶老以流憩 時矯首而遐觀 易林曰 鳩杖扶老 衣食百 雲無心以出岫 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以將入 撫孤松而盤桓 丁儀妻寡婦賦曰 時翳翳而稍陰 日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 列子曰 公孫穆 世與我而相遺 復駕言兮 焉求 桓子新論曰 凡人性難極 為世俗所遺 失焉 毛詩曰 駕言出遊 又曰 悅親戚之情 話樂琴書以消憂 話會合 知我者為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為善言也 劉歆遂初 賦曰 玩琴書以滌暢 農人告余以春 及將有事乎西疇 賈逵國語注 或命中車或棹孤舟 孔叢子 孔子歌曰 中車命駕 將適 既窈窕以尋壑 亦崎嶇而經丘 曹攄贈石荆州詩曰 窈窕山道深 卑蒼曰 崎嶇不安之貌 木欣欣以向榮 泉涓涓而始流 毛萇詩傳曰 欣欣 曰涓涓不壅 善萬物之得時 感吾生之行休 大戴禮曰 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 為江為河 其生若浮 已矣乎 寓形宇內 復幾時 曷不委心任去留 尸子 老萊子曰 人生其死若休 賦曰 委性命 兮任去留 胡為遑遑欲何之 孟子曰 傳云 孔子三月無君 則遑遑如 於天地之間 寄也 琴帝鄉不可期 大戴禮 孔子曰 所謂賢人者 躬為匹夫 而不願 懷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耔 東征賦曰 選良辰而將行 淮南子 要略曰 山谷之人 輕天下 細萬物 而獨往者 東皋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 阮籍奏記曰 將耕東皋之陽 毛萇詩傳 聊乘化以歸盡 樂夫天命復奚疑 家語 孔子曰 化於陰陽 象形而發 謂之生化 窮數盡謂之死 莊子曰 生有所乎萌 死有所乎歸 周易曰 樂天知命 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毛詩序

卜子夏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至于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

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先王斥太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怨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尙書  
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  
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  
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  
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  
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  
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  
垂世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

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  
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  
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芴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  
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  
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  
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  
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  
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  
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  
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  
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

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侍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亾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亾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

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故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

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子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

始則周公之祚膺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曆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曆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目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

賦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

皇甫士安

賦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年二十始受書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

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引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

而長之故辭必盡麗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

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將以紐之王

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紐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夏有

之歌殷有湯頌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

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

人失志詞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

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

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憂憂國皆作

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

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宏廣之語逮漢賈誼頗節之

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安孔

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

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

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誦以諷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

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

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而長卿之儔

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

附流宕念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曩者

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

撥亂反正函夏已見緒白馬賦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環琦可以偏

王碑蒼曰壞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引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

蜀以擒滅比亾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逆順且以為鑒戒

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

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眾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比風俗

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二國之士

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

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

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體國經制可得

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志慧年二十餘為修武

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

陽別業周易曰肥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

水周於舍下楚辭曰水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

之聲班固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

之娛楚辭曰或反顧以遊目劉歆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傲然有

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歛勿復見牽羈婆娑於九

列臧榮緒晉書曰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賈逵國語注曰黷尋覽樂

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大僕

臧榮緒晉書曰

臧榮緒晉書曰

臧榮緒晉書曰

臧榮緒晉書曰



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四十五終

金鏡齋局尚  
汲古閣本

文選卷四十六

豪士賦序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人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立德其次有功何則循心以為

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存夫我

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落

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

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非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遊童牧豎躪其足

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歛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

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

理盡於民時既啟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

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

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歷觀古

今微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

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

物也物之為我也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

諛之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監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

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

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

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

故曰天可讎乎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乎而時有衺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眾奮於

阡陌之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殿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土不可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遣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

子章為公車丞在渭城界中夜衺服入廟居郎閒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衺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悅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援于元切

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廣樹恩不足

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

傷其手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可也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傳曰

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可也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

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

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章賢為丞相封

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章昭而咸王不遣嫌吝

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

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

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公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

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倒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

曰奪伯氏駢邑三百

而傾倒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

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而傾倒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

懷忠敬而齒劔固其所也

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

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譏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劔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

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眾多之口

鄒陽於獄上書曰過此以往惡鳥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饗不奪乎眾多之口

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君不尸高上

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

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者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

峻制以買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賈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然後威窮

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眾心日侈直危機將

發而方偃仰瞪直孕眄謂足以夸世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自以瞪眄睥睨曰瞪直視也笑古人

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

運盡必於顛仆赴音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蒼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

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亦貧而游子殉高

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

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主之勢位莫盛焉震主已見上文率意無違欲莫

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

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

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劭美也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

之迹堙為窮流一簣之費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編凶頑之條

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貪亂蓋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

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絮也於水  
上盟絮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  
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  
譜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  
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  
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  
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  
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  
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  
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  
詔太子中庶子  
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

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雖淵  
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毛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流遂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靡遂往而不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  
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東京賦曰豈知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  
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

聖人以神

明其德 拓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

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迹垂統必俟

垂固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

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

高祖以聖

武定鼎規同造物

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於郊

皇上以獻

文承曆景屬宸居

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隆

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

揚雄河東賦曰既隆周之大靈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

橫占曰大橫庚

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

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

庚余為天王

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眺眺將軍大漢元輔也

緯昭應山瀆效靈

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五方雜

選徒

四隩既澤吳都賦曰都輦股而四隩來暨

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

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

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

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

大子協樂上庠肆教

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以遺訓而資於故實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

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後漢書曰魏朝為河內太守明密

法令漢書曰宣帝樞  
機周密品式備具  
國容既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為敖為  
宰百官象物而動  
箴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采遺於內轎車朱軒懷荒  
軍政不戒而備

振遠之使諭德於外  
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  
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啟發篇章校理祕文講論於六藝稽合於  
同異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轎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轎軒使采異代方言辯心  
論曰轎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賴莖素毳  
銳并柯其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  
其犀軼

府無虛月  
積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其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  
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束牽

吏  
其犀軼  
余曰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  
其犀軼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刺秦美新曰  
海外遐方回首內嚮漢書曰叩竿之君長欲願為內臣妾請吏北面  
是以異人慕嚮

俊民閒出  
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尚書  
警蹕清夷表裏悅穆  
仲長子

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  
禮記曰天子將  
出征類于上帝

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  
日躔連胃維月軌青陸  
漢書

車之清塵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

日躔連胃維月軌青陸

月初躔星之紀章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  
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日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  
陸道  
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  
皇天祇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  
也  
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  
于眾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

二王于邁出餞戒告  
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蹕告語焉  
有

詔掌故爰命司曆  
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  
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獻洛飲之禮具上已之儀

洛飲上已並  
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墜  
鄒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

塵苑太液懷曾山  
上林賦曰輦道纒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  
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墜郭璞曰墜阪也上林賦曰亭

皋千里靡不被築洛神賦曰稅駕乎  
松石峻坑  
古  
慈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

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微  
音叫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  
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

旌門洞立延帷接栒  
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  
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栒栒再重杜子春日

閣水環階引池分席  
水以成川  
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

駕肩緹  
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  
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

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

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龍舟鳴首浮吹以虞天動神

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羽獵賦曰天動地嘖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

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

朕車俾西引奉有藜芬藉觴醴亦毛詩曰其有維何魚鼈鮮魚其藜維何妍歌

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瞻三禮圖曰節虞兩頭竝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

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據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顛頊作六莖龍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

服縛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載劔閣銘曰矧茲狹隘

上膺萬壽下禔百福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巾筵桌和闔堂

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

鄴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

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銅鳳在上竝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

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

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周易豫卦

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

悵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

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

天下馬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

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駿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毛之與民同樂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曆誕

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舜尚見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子曾堯為舜賓也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鈴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

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待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垆之慚周書武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垆而

有慚德周書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楊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清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闈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毛詩曰潛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

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

含弘而不殺蕭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帝諱彧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曰上聖立為天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意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半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廣雅曰景炤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獻智神武而猶且具明廢寢晨昏忘餐念

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春秋漢舍學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孟子曰以其道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  
爲險

**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

**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

**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楸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  
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

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  
察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  
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  
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曰  
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  
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  
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

**宗固磐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  
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  
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

**之歡來仕充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第斯皇室家**

**君王者也**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菑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  
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

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主之毛詩曰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蒞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章昭曰來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  
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  
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第斯皇室家君王

**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  
子本支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  
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邊邑曰某屏  
尸子曰能官  
者必稱事

**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

**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漢書曰詔執事與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  
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  
阿碩人之薏鄭玄曰薏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難困病也適苦和切

**興廉舉孝歲**

**尚書曰五**

**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漢書曰  
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總章觀荀氏傳曰勛爲光祿大夫公以爲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  
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辨  
風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  
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道之以禮樂

**挈壺宣夜辨**

**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左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彤

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襄帷斷裳危冠空履之

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

乃命御者褰之故百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

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

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勤恤民隱糾逃王慝

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

**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 國語祭公謀父曰

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逃王慝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

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

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 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

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

**圓扉** 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寇攘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

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踧踖周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圖

士教 罷民 耆年 闕市 井之游 稚齒 豐車 馬之好 宮鄰 昭泰 荒憬 九清 夷

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班

白兒童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

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 侮食來王左

若金讒言之人惡如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髮側首貫曾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漢書

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壯健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

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人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

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送食而送望郭

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腳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

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鬻首山

海經曰有貫匈國其人骨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

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匈之民喻巴蜀文曰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擗地也漢書

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文 鉞碧碧之琛奇幹善芳之賦

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馴** 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

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答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

慎氏貢楛矢石答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味孔晁曰

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味不忌也周書曰上盧國獻純牛純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犬

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渠搜獻茲白

茲白者若馬 盈衍儲邱充切郊虞 甌牘相尋鞞譯無曠

儲邱猶府藏也郊虞 齒齒食虎豹 盈衍儲邱充切郊虞 甌牘相尋鞞譯無曠

掌山澤之官也尚書 曰苞匭菁茅既音軌聘禮曰賈人啟櫝取圭垂纁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

載路禮記曰周官曰鞞鞞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鞞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

裳氏重九譯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鞞鞞之轍綏而推

而獻白雉

而獻白雉

而獻白雉

卷悠悠之旆

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

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

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

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

殷紂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

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

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曆草滋

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

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

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

英田侯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

雲潤星暉

不敢進也又曰堯為天子箕莠生於庭為帝成曆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箕莠孽

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

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算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曰

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

於水故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

曰被

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

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已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

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

越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

樂崇德者歟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歟成

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

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譽猶豫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

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之春

左氏傳郊子曰青鳥氏司啟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

同律克和樹

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

天曠

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

時於水上蠶絮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

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載懷平圃乃

睽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

均乎姚

澤無無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編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

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下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

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帝王世

紀曰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

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輒輒啟啟莫不

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帝王世紀曰堯叟

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原無

董茶如節漢高祖

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

豐人魏太祖譙人

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景日也緯

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

曰大夏 離房乍設層樓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

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 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闈洞房爾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迢迢潏潏徑復 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漂毛詩曰秩

聲於絲羽 禮記曰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

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 如清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

色式道執爰展輪效駕徐鑾警節明鍾暢音 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

連鑣九旂 由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 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 須消啟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

魚甲煙 馬連鑣文穎曰甘泉園簿天子出道輿五乘旂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羣車方奔于險

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瑤 側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 祖駿函

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 曰楚鮫

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綬又曰二子重英西京賦曰葩瑤曲瑤魏書

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魏

都賦曰驥馬填廐而駟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礫石雷駭

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破陵緣坂莫莫紛紛山

谷為之風颭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觀縷 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 容有穆賓儀式序

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 東觀漢書記曰天

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渟嶽峙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岳其渟如淵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趙岐曰醉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

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 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

舞籥動邠 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

於帝江 山海經曰帝江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

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

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是惟帝江 正

歌有闕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

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

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揚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自秦至宋國史

家謀詳焉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晉泰有王翦王離晉中興以來六世

名德海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故呂虔歸其

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故莊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

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若離翦之止

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史記曰王翦者穎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闕

三才之茂踐得二之幾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

帝師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論語撰考

海莫際其瀾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

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為方

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

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臧諸名山

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

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臧諸名山

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且初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初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

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清衷為心之極斯

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賀生達

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時人為之拜博士又曰諸葛厥字道明時顧川荀顛字道明陳雷蔡謨字

齒危髮秀之老舍經味道之生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舍

早所器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中竟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訓

皆折衷於公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

無待章弦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

黃琬之早標聰察會何足尚東觀漢書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八年五歲母被病不

年六歲襲封豫監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

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潘潛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

瑩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

而悲之遂無以奪也

太宗明帝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入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檢尚陽羨

公主拜駙馬都尉為元徽初遷祕書丞

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年曰元徽

會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

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

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

蕭子顯齊書曰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

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

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

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

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粲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

曰衣冠禮樂在是矣

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微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陳梁之氣矣

亞台司公年始弱冠

春秋漢合學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年勢不侔公與之

抗禮

漢書袁粲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

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

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

以止足之戒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粲答詩曰老夫亦何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

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袁粲也

風化之美奏課為最

漢書曰倪寬為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聯最章昭曰聯得第一也

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

魏志曰毛玠字季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

俄遷侍中以啟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

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

太尉右長史

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也

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

聖武謂齊高帝也干寶晉武

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

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

左長史齊臺初建

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相國為齊公也

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

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相國為齊公也

俄遷

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相國為齊公也

左長史齊臺初建

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相國為齊公也

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班固漢書贊曰禮素舊宗樂傾恆軌自朝漢承百王之弊

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

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太祖謂齊高帝也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

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

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

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

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章昭注

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揚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

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書曰許判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

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

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

梅責閉閣不出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免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乃出聽事前郡尹溫太真劉貞長或

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賊

始若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

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親加弔祭

恩特深恆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子顯齊書曰儉父僧綽國學初興華

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

女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子胥怨挂服

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畱以付郡云是為郡所

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

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

雷期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

**皇太子不矜天姿** 俯同人範師友之義 穆若金

**蘭** 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徽書曰朝廷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

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

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 謙光愈遠大典未申 辭

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六年又申前命 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

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

賜讓還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 公曾甘鳳池之失 言昔任非其人或專車而獨坐或發怒於見辱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

車入朝及嶠為令荀勗為監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與車自

驕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

我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晉諸公讚曰傳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以難知之性

邪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必使無訟事深引誘 論語子曰

協易失之情 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 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

人也必也 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 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

衡而立孫綽王蒙誅曰提衡左府舉直 拔奇取異興微繼絕 取異於屠鈞拔奇於版築

閉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 燕丹太子曰田光見

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 燕丹太子曰田光見

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

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春秋

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 漢

陳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有識銜悲行路掩泣 說苑雅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

行路之人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 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

皆能論之 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 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

杵劉縉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

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 沒世遺愛古之益友 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

道邁舟航 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 沒世遺愛古之益友 間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

推廢輿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諡曰文憲禮也 諡法曰忠信接禮曰

鼓吹增班劭六十人 漢官儀曰班劭 諡曰文憲禮也 諡法曰忠信接禮曰

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 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

周而已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 室無姬姜門多長者 左氏傳君子

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 室無姬姜門多長者 左氏傳君子

姬姜無棄樵樵漢書曰陳平少 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 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肅



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己之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論議引長風流許與氣類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引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漢書曰桓礪耶營氣類經緯士人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勸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青冥之龍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淮南子曰君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惟清緝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東觀漢記曰張詡射聲校尉曹爽漢舊儀制漢禮輔以為衰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衰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摯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贊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之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實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增之

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即頌章曰陛下寬不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鑿達治體潘尼潘岳碣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獨否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機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儁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

**周寶**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遜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

一也司馬彪曰東陵之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

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為鼠之未磨者為璞

日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已懷此何極**曹植祭橋玄文曰士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十洲記曰崇禮闈即尚書

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也

**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

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曰子

**固以理窮言行事**廟仰視棟宇見几筵君以

此思哀則哀將

**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說文曰縟繁也

**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王彪之賦曰於是

乎統體而詠之

**雖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

司馬揚雄魏

**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陸機表請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

則陳思王粲

**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名臣讚序曰

薄技願而行之

**為如干秩如**

**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四十六 終**

文選卷四十七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楊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 麗密也贊以為純絲 美藜哈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服虔曰哈音含模乾食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 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智謀示情素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 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斫斲 如淳曰斲斲健 及至巧冶鑄

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錡 應劭曰傳曰得十寶劍不如一歐冶歐冶

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請此二人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郭璞三蒼解詁曰焯作刀鑿也焯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云鑄劍刃也晉灼曰砥

石出南昌 水斷蛟龍陸剝犀革 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

汜畫塗 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汜灑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

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

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筴而不

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駢乘且 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

膝乘且皆良馬名也 王良執靶韓哀附輿 張晏曰王良郵無御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

駕則且至故以為名 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 遺風

音霸謂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

風之疾 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論語曰當暑絺綌 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

孔安國曰絺綌葛也

妻愴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

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嘔一侯切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

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

握之勞故有圍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

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

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其月四方之士相還而並至矣論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氏春秋曰賢士勞

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惘誠則上不

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惘誠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

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百

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

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躋而享膏梁張晏曰

潔狎也辱汙也如清曰與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屬瓊按屬以繩為屨也國語藥伯請公

族大夫晉悼公曰天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牽驕放其

性難正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

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

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

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詩曰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籛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籛

鐘瓊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號

鐘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籛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孫卿子曰羿蓬門善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鬚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鬚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

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

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莫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

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寂寞虛無無為此天遯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夫恬淡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煦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

揚子雲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漢書曰諸羌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

其旅于罕之羌章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宣帝使

謀靡亢制勝已見張景陽禘詩遂克西戎還師于京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詩小雅曰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起桓桓亦紹厥緒毛詩曰武王曰易哉夫子尚桓桓

出師頌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州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與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與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騰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騰也

茫茫上天降祥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

運來授萬寶增煥

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媪夜哭人問媪媪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西零不順東夷邁逆

西零即先零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于虛賦曰建桓桓也

上將實天所啟

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允文允武明詩悅禮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傳趙襄萬魏上偃曰以是始賞天啟之矣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昔日邾穀說禮樂而敦詩書

憲章百揆為世作楷

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昔日邾穀說禮樂而敦詩書

在孟津惟師尚父

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蒼生更始朔風變楚

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

伐獫狁至于太原

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暫褰澤遐荒功銘鼎鉉

我出我師于彼西疆

毛詩曰我出我師于彼彼矣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今我將軍啟土上郡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介珪既削列壤酬勳

酒德頌

劉伯倫

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

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八荒為庭

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賦曰游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幕天席地縱意

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犁謂鄭皇頃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搢赤白

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北征賦曰遂奮

方捧嬰承槽銜杯漱醪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髯踞踞枕麴藉糟博遷琅邪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

之感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

漢之載浮萍廣雅曰擾擾亂也一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

化類螟蛉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視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若二三子之

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蠱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雷文成

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

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

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

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

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

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

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

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

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茫茫宇宙上塤

**下黷**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墜下黷言亂常也墜不清澄之貌

**波振四海塵飛五**嶽波振塵飛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

**高祖肇載天祿**尚書曰天祿永終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

**慶雲應輝皇階授木**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

**豐谷**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水亭長形雲書聚素靈夜哭祖隱於此

**金精仍頽朱光以渥**漢書曰高祖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形丹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

**效足**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堂堂蕭公王跡是因蕭何為丞相故

**綢繆獻后無競惟人**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師內撫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

**體國垂制上穆**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稱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曹參位冠羣后營施後世為一代

**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窮則變變則通

**爰淵爰**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

**嘿有此武功**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長驅河朔電擊壤東**漢書曰魏王豹軍咸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類曰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漢書曰蕭公反參以假丞相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千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永言配命因心則靈**毛詩曰永言配命維此王季

**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

**鬼無**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

**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關鴻門是盜**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

**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隨難榮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

**銷印甚廢推齊勸立**漢書曰項羽

**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書曰項羽



**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二王從風五侯**

**允集** 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

**寔喪皇漢凱入** 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卻粒**

**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 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 **伐謀先兆擠響于音**

**慮四迴** 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視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六

**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 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

**漢王寔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沫龍且**

**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開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羽果疑**

**亞父亞父去發疽死尚書** **韓王寔執胡馬洞開** 漢書曰人有上書言楚王韓信反陳平

**曰格人元龜固敢知吉** **韓王寔執胡馬洞開** 漢書曰人有上書言楚王韓信反陳平

**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

**長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

**以謀哭高以哀** 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 **灼灼淮陰靈武冠**

**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 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祭 **奮臂雲興騰跡虎**

**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 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引師北討** 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 **濟河夷魏登**

**山滅趙** 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

**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

**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 **威亮火烈**

**勢踰風掃**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 **拾代如遺偃齊**

**猶草** 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關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

**楚如拾遺論語曰**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 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 **乃眷北燕**

**遂表東海** 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王

**信為齊王表東** **克滅龍且爰取其旅** 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子楚楚使龍且救齊與

**海已見九錫文** 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

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壘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

**劉項懸命人謀是** 漢書曰項王使與漢書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

**念功惟德辭通絕楚** 盱眙人武涉在說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

**彭越觀** 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

**時發** 維鷹 威凌楚城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 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

**布耽耽其眙** 漢書曰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

**名冠彊楚鋒猶駭電** 漢書曰楚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

**擊彼梟風翻為我扇** 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天命方輯王在東夏** 東夏即陽夏也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 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惟答愿

**保大全祚非德孰可** 左氏傳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

**謀之不臧舍福取禍** 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 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

**士也固極自詒伊愧**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

**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

**脫跡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漢書曰漢

**悴葉更輝枯條以肄** 漢書曰漢立

**王信韓雙七士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 漢書曰韓王

**盧綰自微婉變我皇** 漢書曰高祖與

**吳芮之王** 漢書曰高祖與

**跨功踰德祚爾輝章** 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

**貪禍盜為亂** 漢書曰高祖崩縮遂將其眾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

**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

**肅肅荆王董我王軍** 漢書劉賈將二

**我圖四方殷薦其勲** 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

**庸親作勞** 萬人騎數百擊

**肅肅荆王董我王軍** 漢書劉賈將二

**我圖四方殷薦其勲** 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

**庸親作勞** 萬人騎數百擊

**我圖四方殷薦其勲** 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

**庸親作勞** 萬人騎數百擊

**我圖四方殷薦其勲** 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

**庸親作勞** 萬人騎數百擊

**我圖四方殷薦其勲** 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

**庸親作勞** 萬人騎數百擊

**我圖四方殷薦其勲** 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

**庸親作勞** 萬人騎數百擊

**我圖四方殷薦其勲** 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

**庸親作勞** 萬人騎數百擊

**我圖四方殷薦其勲** 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

**庸親作勞** 萬人騎數百擊

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濱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濱安

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實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思淑人君子實邦之基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主凶與凶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末命是期主凶與凶已見任防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

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

代禽稀奄有燕韓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盜亂以武

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尉劉宗以安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尉尉劉宗以安尉安劉氏已見上文挾功震主自古所難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

勲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舞陽道迎延帝幽鼓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闢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迎高祖立為沛公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數

帝宇聳顏誦項掩淚寤主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

從王子征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振威龍蛇據武庸

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鯨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蛇破荼軍音義或曰

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

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蹶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

固請徐行弩皆持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

籍至東城破之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

所將卒斬籍漢書曰傅寬屬淮陰擊破

日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陽陵之勲元帥是承

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寬君羣臣安矣齊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信

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斬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

是膺荆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竭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舒是懲

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樂陽成阜計欲捐成阜以東屯鞏維以距楚

輶軒東踐漢風載祖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

之辜漢書曰韓信間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我皇寔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

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漢書曰齊王田廣以為然罷歷下兵守備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鎬漢書曰高祖舉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

往制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

附會平勃夷凶剪亂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

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毛詩曰所謂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伊人於焉邁

晞三代憲流後昆漢書曰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

獨昭奇跡察倅蕭相貺同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倅也漢書曰陳平

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

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邈哉惟人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

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皇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

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皇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

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皇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

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皇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

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皇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

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皇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

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皇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

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皇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  
紀信誑項軻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

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開出信

志不可凌漢書曰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貞軌偕沒亮

跡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帝疇爾庸後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

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

平國寵命有輝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

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韶護錯音袞龍比

象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明明眾哲同濟天綱毛詩曰明明

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雉劔宜其利鑿獻其朗廣雅曰鑿招文武四克漢祚克廣尚書

贊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盜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悠悠退風千載是仰

東方朔畫贊 并序

夏侯孝若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書曰朔為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

為郡人焉漢書平原郡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璋博達思周

變通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以為濁世不可以

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

以傲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

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諛諧以取容

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諛也口同切孔安國尚潔其道而穢其跡班固漢書贊曰清其

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

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揚子雲解嘲曰

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問子產之言曰

多能也 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問子產之言曰

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陰陽圖緯之學百家眾

流之論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尤明圖緯淮

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

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國尚

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踏籍貴勢

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貽籍蘇林曰臨音臺鄧展曰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察友視儔列如

草芥十州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

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

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談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

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

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

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僕自京都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

遺像楚辭曰馬翼遺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辭曰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退不終

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

濁可以濯我足論語子曰無滓伊何徐清淮南子曰無滓伊何班固東方朔述曰

高明克柔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能清伊何視汗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樂在必行

處淪罔憂周易曰樂則行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

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遇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

不能嚼予有何規於老聃哉染迹朝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栖遲下位

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我來自東言適茲邑邑

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

荒蕪爾雅曰東西榱棟傾落草萊弗除呂氏春秋曰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

居弗形悠悠我情悠悠已見上文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

尚書答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檀道鸞晉陽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自治明君不能獨

治則為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然則三五

迭隆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揖讓之與干戈文德

之與武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莫不宗匠

陶鈞而羣才緝熙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開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

緝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尚書答繇歌曰元首義曰陶家名模下圖轉為鈞毛詩曰維清

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

呂用而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

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

禪伐不同孝經鈞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

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於是君臣

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遠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

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

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

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

一驥延負輓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

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頰也漢書上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不如韓信三吾不如子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

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左氏傳

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蓋遠績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也

思治則默不如語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

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

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夫萬歲一期有生

之通塗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其言之以千載一遇賢

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藩輔忠孝之策千遇

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

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

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論時則民方塗炭

計能則莫出魏武尚書曰有夏啓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

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亾身明順識

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偏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

子張



曰士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

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

教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

哉引道已見上文崔生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

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

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漢書曰

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

覆舟孫卿子曰君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

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攬曰攘袂而正義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

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侯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權心人說喜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汝山郡間

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左氏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

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

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受

遺武皇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

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丕兮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吳志曰曹公

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子布佐策

致延譽之美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

廉此靈哭時邪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周易曰王

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戴馮謝上曰臣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書曰愕直言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

受譏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

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

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夫一人之身所昭未異而用舍

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之閒俄有不同則行舍之則藏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漢書高祖功臣

孟子曰志士不念在溝壑漢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或以吟

詠性情或以述德顯功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性情以風雖大

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

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贊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

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

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

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

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

陳泰字玄伯火德既微運纏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洪風

扇海二溟揚波揚波喻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周易曰雲從潛魚擇淵高鳥

候柯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龍歸之沸赫赫三雄竝迴乾軸潘岳為

陸機詩曰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章鳳不

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香草善鳥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

應變知微探蹟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莊子曰

於陳蔡之閒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修身孫卿子曰君子通則

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文而明窮則約而詳

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達人兼善廢己

存愛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謀解時紛功濟字內老子曰始救人終明風

槩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

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谷或或以為太祖本與義兵以匡朝監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留壽

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公達潛朗思同著蔡法言曰樽里之智也使知運用

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魏志曰荀

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驅攸繫獄顯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

曰子明光發跡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命不延邁此顛沛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

會謂統攝眾事也悒悒暮裏算無不經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豐豐

豐豐

豐豐

豐豐

豐豐

**通韻跡不躄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惠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知能**

**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依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漢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子曰可以全生

**貞而不諒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不諒而能固子貞而不諒**恂恂德心汪汪軌度**論語子曰君不諒而能固子貞而不諒

**志成弱冠道數歲暮**禮記曰人弱冠曰壯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若千頃之陂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雖遇履虎**

**神氣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漢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問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漢作書罵辱備漢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漢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漢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漢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漢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周易

**行不脩飾名節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逸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疑**

**忠存軌跡義形風色**義形於色已見上文**思樹芳蘭**

**剪除荆棘**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琅琅先

**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

**月**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譎者太祖怒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桓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和而不同已見上文**遇醉**

**忘辭在醒貽答**魏志曰太祖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踐祚歷穎川典農中郎將軍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癮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

**恥**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

**盈耳**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玉生雖麗光**

**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喻五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

**准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徒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不

變

舉

動

自

若

班

固

漢

書

揚

雄

述

曰

淵

哉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苟悅漢紀

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孝經曰

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漢魏春秋

威權曰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向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破

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玄**

**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

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端委虎門正言彌啟臨危致命盡其心禮**紀曰高

貴鄉公之弒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

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器同生

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已見上文**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孫綽子曰

民獨稟先覺**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

標榜有大力矣**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

管樂已見序也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苟非命世孰**

龍

**掃雰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雰孔安國尚書傳曰雲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宗子思**

**寧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

控告於己己能解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

**中林鬱為時棟**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袁宏後漢書郭林宗

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

**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詩

日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

也**三略**

**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

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間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荆

州有急欲還救之茲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

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

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剋為軍中郎將卒**公**

**珍殖根不忌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

**恭己久而可敬**蜀志曰璇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

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冲**

**達秉心淵塞**毛詩曰秉心淵淵**媚茲一人臨難不惑**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疇昔不造假**

**翻鄰國**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陸

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

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

**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

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

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

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竟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

**六合紛紜民心**

**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鳥擇木已見上文

**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

**定交一面**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

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

**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

**戰忿敵**衡霍一山

**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淮南子曰夫

道統宇宙而

章三光高誘曰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

人也漢末大亂徐

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

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遜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

息肩于晉

**王略威夷吳魏同寶**應瑒釋寶曰九有

遂獻宏謨匡此霸道

史記

曰吾說孝公以

**桓公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

霸道其意欲之

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

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輟哭止哀臨難以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吳志

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

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

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

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得而能**

**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肅見

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

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

**子瑜都長**

**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殺**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

無犯顏色諫也論語

曰事父母幾諫也

**將命公庭退忿私位**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

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

庭萬舞

**豈無鵠鶴固慎名器**毛詩曰鵠鶴在原兄弟急難左氏

伯言蹇蹇以

道佐世

蹇蹇已見上文

**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

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謀盜

社稷解紛挫銳

銳解其紛

**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妥

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

三四上太傅吳祭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舉遣中使責讓遜遜憤志致卒

**元歎穆遠神**

**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立**

**上以恆匡上以漸**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

**清不增潔**

**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吳志曰翻性不和物

**好是不羣**

**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

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

也權責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入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嘆過孫陽放同賈屈楚辭曰驥躡躅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往而不三黜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會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誼洗洗眾賢千載一遇毛萇詩傳曰洗洗眾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整轡高衢驥傷之因以自諒

**首天路**

鸚鵡賦曰葦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驥首奮翼枚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毛萇詩傳曰洗洗眾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

**名節殊塗雅致同趣**

周易曰殊塗同歸嵇康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

日月麗天瞻之不墜論語曰

**夫增氣**

魏略王朗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

**尚想重暉載挹載味**羊秀衛公諫曰仰

**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

**孝子不置毛萇曰置竭也**

**後生擊節懦**

文選卷四十七 終

